



鲁迅文学院·百草园文集

尘劳

嘉男

◎ 著

知藏出版社

CHEN LAO

这里有爱、欲望、纠结、痛苦、愤怒、
绝望、觉醒……纷纷扰扰！
人的三观多在人世间的尘劳中，
大多数人的一生也都在尘劳中沉浮翻滚，
因而演绎出不同的你我他。



鲁迅文学院·百草园文集

尘 劳

嘉
男
◎著

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CHEN LAO

这里有爱、欲望、纠结、痛苦、愤怒、
绝望、觉醒……纷纷扰扰！

人的三观多在人世间的尘劳中，

大多数人的一生也都在尘劳中沉浮翻滚，
因而演绎出不同的你我他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尘劳/嘉男著. --北京: 知识出版社, 2017. 1

(鲁迅文学院百草园文集)

ISBN 978-7-5015-9375-0

I. ①尘… II. ①嘉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

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09584 号

尘 劳

出 版 人 姜钦云

责任编辑 邢树荣

装帧设计 游桔渲

出版发行 知识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

邮 编 100037

电 话 010-88390659

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 14. 5

字 数 280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15-9375-0

定 价 29. 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有一种力量，叫文学；
有一种美好，叫回忆；
有一种感动，叫青春；
有一种生命，在鲁院！



C 目录 Contents

安详之道.....	1
大 雾	41
尘 劳	56
伸手向上	69
康复锻炼	81
新冷空气	91
三 不.....	134
婚礼的安排.....	149
和尚的灵魂.....	161
鲜花次第开.....	179

安详之道

1

在跟老蒲结婚的第十五年的一天早晨，万芬突然又想起了《婚姻规则》中的最后一条，可内容已经模糊了，知道是针对什么而言的，具体条文却说不清了。算起来，整整五年没有想这码事了。

是时，老蒲的儿子——小蒲，刚下火车，又上汽车，正在归家的路上，还有半个小时就要进家门了。万芬和老蒲，正吵得冒烟。

事后万芬真想扇自己的嘴巴，好事做了，功德却叫这张嘴给败坏了，还惹得老蒲跳起脚来。可事情从头捋一捋，她认为争吵的责任，还在老蒲。

对即将面对的生活，万芬满是愁闷。她准备努力去适应，去调整，要在心里腾一个地方，容纳小蒲。她一大早就起来练瑜伽。一向爱睡懒觉的老蒲，也早早起来，因为儿子要回来了，有点兴奋。他站在一旁，看万芬双膝跪地，身体后弯，两手放在脚后跟上，他笑嘻嘻地说：“哈哈，儿子回来了，我又活了。”万芬本来还能挺一会儿的，听到这话，提早收身，向前匍匐下去，两手在垫子上努力向前伸，可是，已经无法体会胸部、肩肘肌肉和筋脉的抻拉感了，因为心里又郁闷起来。结束骆驼式，她开始做起重机式，两膝跪在大臂上，两脚悬

空收起，这需要专注、臂力还有平衡的能力。她可以坚持一分钟，却听老蒲又说，儿子回来，先在家住上半年再说。万芬终于无法保持平衡了，猛地，她双脚落地，嘴里喷出火来。

“你们是一对不讲信誉的父子！”

原来老蒲答应，小蒲回来工作，不住家里，租个地方住。

老蒲拉着脸说：“现在房租贵，工资低，怎么去租房？再说，没有自己的空间，不行。”

“家里就有空间吗？”

“你们家这个来住，那个来住，自己的儿子怎么就不能住？”

“那是一回事吗？”

万芬坐在瑜伽垫上，看着自己的脚生气。最近一两年，老家的父亲、弟弟、妹妹，陆续来投奔她，都在这五十几平的小房子住过，但那都是临时的，而小蒲作为老蒲的儿子回来，一旦住下来，那很可能是遥遥无期的。她了解小蒲，他对父亲的依赖，简直令人费解。她平时也用玩笑的口吻对老蒲说过，我这辈子，算栽在你们姓蒲的这俩人手里了。对这两个人，起先她是充满希望的，可随着老蒲的逐渐老去和小蒲的长大成人，一个仍是碌碌无为，日子含混；另一个老大不小了，仍是脱不了手。她越来越失望，多少陈芝麻烂谷子，都在眼前飘起来，飞舞着，搅得她头晕，找不到自己，更对自己的人生不满起来。她冲口而出：“如果不是学佛，我早就去自杀了。”

老蒲跳起来：“什么？你想自杀？至于吗？就为这事你就要自杀？孩子现在遇到困难，怎么就不能帮帮他？”

“我怎么不帮他，不帮他，我会给他找工作吗？会让他回来吗？你还想不想让我带他去上班了？”

“不用，不去了！”

老蒲一屁股坐在客厅的桌前，把电话也拿了过去，却一直在犹豫着，没有打。

“你根本就不明白我，我能因为这事自杀吗？我是因为自己这辈子过得很失败，我讨厌自己！”

万芬喊叫了一句，哭了。但她及时地想起，一会儿还要带小蒲去

给那家单位的领导看看，两眼红肿着怎么见人呀！她的哭声戛然而止，显得刚才的哭假模假式的，老蒲肯定不能充分感受到她的哀伤。但也顾不了这个了，再说小蒲也差不多到了，她收起瑜伽垫，坐在电脑前，打开了电脑。防盗门响了一下，她知道老蒲去路边接儿子去了。她一边看着网上的新闻，一边在想，等会儿小蒲进门，她该摆一副什么样的脸色？她不会虚的那一套，心里正乌云翻滚，难啊！

也就五六分钟的样子，蒲氏父子进门了。万芬听到了响动，但满腹的阴云压得她想站也站不起来，她只好装作没听见，眼睛仍盯在屏幕上。小蒲走到书房门口：“妈，我回来了。”口气是勉力而为的那种。

万芬只得抬起头，把被悲伤拖长的脸急剧地向两边拉，挤出一点笑。“回来了？挺快的。快去洗个澡。”她装作很忙，眼睛又盯在屏幕上。

小蒲去洗澡，老蒲去准备早餐，万芬仍在电脑前坐着。要不是老蒲跟她吵架，她也会笑吟吟地站在门口迎接小蒲的。这个早晨，会是一个欢乐祥和的早晨，至少是平静安宁的。可事情一下子来了个急转弯儿，小蒲不会以为她不欢迎他回来吧？万芬感到窝囊，一颗好心，做了好事，却得罪了人，自己还窝了一肚子火。自己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呀！她这半辈子，的确一直在与自杀倾向做斗争，一切都是那么不如意，她经常觉得自己活得没有价值。要不是一年前，在网上看到一个老法师的佛学讲座，多少有些醒悟，开始参究佛学，明白了人为什么不能自杀，否则她还会在这个问题上打转。

小蒲一向能磨蹭，老蒲一个劲儿地催，所以，小蒲历史上第一次，很快出了洗手间，坐下来吃早饭。万芬也不得不坐在桌前，面对小蒲了。这个二十五岁的小伙子，身条儿也就是个初中生，饭量却特别大，也不知都吃哪儿去了。事情来得太突然。女友裴琳珠有天晚上约万芬散步的时候，说起年轻人找工作难的问题，裴琳珠提到某事业单位工资太低，不然就让老蒲的儿子去干，她的好朋友在那儿负责。那天晚上，万芬回到家没有跟老蒲说起这事，她知道，老蒲正为小蒲的着落暗自上火。毕业这一年，小蒲找不到工作，老蒲叫他在—

个外地朋友的公司里混，小蒲早就待够了。万芬早就跟老蒲说过，小蒲毕业后要在地找工作，家里住不开，她受不了一个懒散没出息又没有眼色的大小伙子在狭小的家里晃。但是万芬若无其事地睡了一夜，第二天早晨，老蒲又为小蒲的事叹息的时候，她还是绷不住了。这一年，她读了几部佛经，也时常上网，看一些佛学讲座，心里宽敞多了，早已为小蒲腾出了地方，她只是希望小蒲在外面多受些锻炼，要是找到出路，不必回来依赖父母，不是更好吗？愿望是终于破灭了呀。老蒲当然希望小蒲回来，裴琳珠的那个朋友办事麻利，小蒲就这样很快回到父母的翅膀底下了。

万芬喝着老蒲从楼下小摊上买来的小米粥，做出平静的样子，配合老蒲，给了小蒲许多的叮咛。迟钝的小蒲，没有看出父母刚吵过架。准备出门的时候，万芬让他带上简历，他竟然没有。万芬心里又火起，忍不住说了一句：“毕业这么长时间了，这么重要的事还没准备！”小蒲的脸色立刻沉下来。小蒲就是这样，从来就说不得。

出了家门，在楼下走了没几步，万芬忽然想起忘带手机了，她反身回来，老蒲已来到楼道里，伸手将手机递给她。她明白，老蒲一直站在窗口，看着她和小蒲呢。她一声不吭，接过手机，扭身就走。万芬自己也奇怪，她跟小蒲一起走着的时候，就如同亲生母子，感到自己尽了一项伟大的责任，她并不恨这个不更事的小子。但老蒲就不一样了，一切的根都在他身上，他本可以把事情处理好，可他太奇怪了，就是不肯多教育一下儿子，就是不懂万芬的心理。

她恨他！

2

谁都没想到，事情能快到这个地步，裴琳珠那个朋友带小蒲去见过上司，紧接着就送小蒲到营业大厅里，正式上班了。交接工作的人，马上教小蒲电脑工作的程序，万芬不敢打扰，不放心地走了。这小子坐了两天的车，没休息，可别出娄子啊。

家里静静的，万芬坐下来，喘口气，被中断的恶劣情绪，像是一场暂时被麻醉的疼痛，又恢复了猖獗。她胸口堵得厉害，有什么东西在涌动着，寻找出口，那就只能是眼睛、鼻子和嘴巴了。她抽了一张餐巾纸，悲声喷薄而出，深切而富有冲击力，眼睛和鼻子立刻被伤感的分泌物占领了。从前被时间埋掉的怨恨，又钻出尘埃，毒蛇一样咬噬着她的心。

她反复想着老蒲的那句话：儿子回来了，我又活了。这让她周身发冷。难道小蒲不在家的这几年，他是死的吗？他的嘻嘻哈哈是装样子吗？她想，老蒲的前生，一定是小蒲的儿子，缘分未尽，这辈子又互换角色，粘在一起了。他们干什么都喜欢聚在一起，小蒲的一切事，老蒲都要大包大揽，弄得小蒲老大的人了，还像个十四五岁的孩子，什么都不会。万芬以前老觉得小蒲是碍事的第三者，现在她明白，自己是他们的第三者，父子俩过日子就行了，老蒲干吗又要结婚呢？就像多年前老蒲准备再婚的时候，还在上小学的小蒲劝父亲，爸，你为什么非得结婚呢？咱俩过不是挺好吗？老蒲说，他是男人，他需要女人。

是啊，他需要女人，从老家来到这个城市，遇到了她这个傻女人，真是他的运气。当时，万芬刚刚结束了一段短暂痛苦的婚姻。她喜欢他的活泼洒脱，还有宽容乐观。她没有在意他有个儿子，因为她打定主意，这辈子不要孩子。这辈子，她最怕的事，就是承担责任。她在五六岁的时候，就开始洗碗、抱柴、看孩子。家里的玻璃让邻居的孩子打碎了，弟弟妹妹的手指玩菜刀不小心伤了，母亲都要抓她暴打一顿，她被过早背负的责任吓怕了，对责任这码事，她甚至是痛恨。她跟老蒲结婚的时候，两人都很穷，她认为，不要孩子，正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。一个人过得好不好，父母至少有一半的责任，父辈们只凭生理本能，生了一大堆孩子，却不能给孩子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，绝不能说是负责的表现。她也不想让这个家庭变得那么复杂，她打定主意，与老蒲把小蒲培养成人就好。可小蒲那时已经十一二岁了，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人格，外力无法入侵了。

也就是说，万芬跟老蒲就过了一年快乐的日子，就是小蒲还没有

来的那一年。休假的时候，两人不是去爬山，就是去看海，一起做饭，一起散步，万芬逐渐淡忘了先前的痛苦。一年后，分了房子，老蒲回老家，把小蒲接来了。万芬万没想到：烦恼，也来了。她和老蒲一年总要吵上几次，当然都是因为他舍不得教育小蒲。小蒲不坏，不会故意跟她找茬，不会跟父亲搬弄是非，可是小蒲不懂礼貌，懒惰，自私，吃饭挑剔，酷爱看电视。高考的头一天晚上还在看，老蒲任由着他，结果只考上一个专科学校。万芬不是不讲理，不过是要求老蒲教育小蒲，要做与自己年龄相称的事，要完善自己，要努力，将来要自立。可她和老蒲什么都能说通，就是说到孩子的时候，永远不通，他的儿子永远对，再差也优秀。万芬的烦恼随着小蒲的长大，越来越难以承受。她原以为自己很伟大，但渐渐体悟到，这种反自然的事，做起来是多么难，自己受累不怕，受委屈才真要命。心被反复地切割，她当初的善良，都演变成怨恨了。烦恼像服刑，万芬的刑期是到小蒲高中毕业上大学。小蒲后来又读了专升本，毕业在外面晃了一年，所以，这五年里，万芬的心，总的说来算是舒展开了。当然，不包括小蒲假期回来又添的那些不快。

五年这么快就过去了，想不到小蒲一点志气一点血性都没有，二十多岁了，还要回来，插在父亲和继母中间，毫不顾忌可能造成的后果。万芬最怕的事，还是来了，她终于明白，她钻的是一个无期徒刑的套子。她突然发现，自己现在怎么做都不行了，被卡在一条岩石缝里，掉不下去，也爬不上来。

和过去每一次吵架一样，她想出走，想放逐自己，可又实在无处可去。

真是难言的悲哀啊。万芬本来有份体面的工作，在一个房产公司里做文秘，可是她厌恶上班，厌恶公司里那些人的勾心斗角，厌恶写那些毫无感情的公文。偏偏来了一个新老总，搞什么竞聘，又是一轮相互倾轧，她一向不喜欢竞争这回事，下决心辞职了。她喜欢读书，喜欢写，在家里做自由撰稿人。可是这样一来，她的空间，就单一而且狭小了，所有这个小空间里发生的事，她都要在这个小空间里承受。这个家，实在是太小，很多东西都已经盛不下了。她想去咖啡厅

里坐着，让孤单去对抗悲哀，让他们父子二人回来，猜测她的去向。

可最终，万芬放弃了这一想法，那也要花钱的，而且很冤枉。她躺了一个下午后，还是爬起来，下楼去买了菜，做了晚饭。老蒲先回来，她没理他，小蒲回来才开饭。她问了小蒲上班的情况，她的表情正常，甚至还笑过。但是饭后，她一声不吭，带上手机和钥匙，一个人出门，去了不远处的小公园。

天还大亮的，小公园里已经聚满了人，在吵闹的音乐声中，有一片人在跳五禽操，屈膝钩手，左抓两下，右抓两下。万芬没有停下来看他们，她形神分离，沉默地走着，她又看到有人在健身器械上扭来扭去，有人在打羽毛球，有人坐在凳子或石阶上看热闹。她只是眼睛看到了这些，内心里，仍在咀嚼老蒲给她的苦果，以至于她跟一个人差点撞了个满怀，还在愣神儿。

“琳珠？”

“这么巧？”裴琳珠笑笑。

裴琳珠家也住在附近，平时，她和万芬两人，也经常互相约着，晚上出来散步。一般这样的時候，也是她们互倒精神垃圾的时候。她们并不相互安慰，只是各说各的烦恼，发发牢骚，共同感慨一番。两人找了个僻静处坐下来。

“孩子去上班了吧？”

“去了，先干着吧。”万芬想了想，还是忍住了，没有说出早晨跟老蒲吵架的事。

裴琳珠却开始倒垃圾了。“万芬你知道吗？我昨天晚上有应酬，回家晚了，一进门，老肖坐在沙发上，板个脸，怪我碗也不洗，家也不收拾，我又累又气，跟他吵了两句，他跑到厨房，抱起那些碗，就从窗户扔到楼下了呀！”

万芬吃惊：“他怎么这样？太过分了。”裴琳珠和老肖，可是原装夫妻，虽然跋涉到中年，架也没少吵，也曾几次闹到离婚的地步，可老肖在外人眼里，真是老实的好人一个，怎么会这样呢？

裴琳珠说：“我后来什么也没说，就去睡觉了，我太累了，我真的无语了。”

万芬这下找到了分心的事情做。她以一个冷静的局外人的姿态，替裴琳珠分析老肖的行为因素。最后两人认为，裴琳珠的单位好，事业发达，老肖在一个不景气的企业工作，又忙又累，收入却少，男人那莫名其妙的自尊心，导致他性情封闭古怪。在她们闲聊的间隙，万芬突然想起，那本叫《婚姻规则》的书，正是裴琳珠送给她的。六年前，万芬还在房产公司上班的时候，因为要写公司的年度总结，到销售部要几个统计数字，见办公桌扔着这本书，她顺手拿起来翻了一下。裴琳珠从外面回来，瞥一眼她和书：“想看吗？”万芬反问：“你的？”裴琳珠说：“拿去吧，我看过了，不用还。”两人就此成为好友。那本书后来不知被万芬放在什么地方了，那最后一条规则是什么？内容好像正是针对她的问题而说的。

天在不知不觉中，黑了，两人的交谈形式变成叹气，你叹一声，我接一声。突然，万芬的手机响了，是老蒲。他说：“时间不早了，我去接你吧。”万芬生硬地说：“不用。我马上就回去了。”

两个女人在公园里走了一段路，分手。万芬的心又回到郁闷的状态。她悠荡着，慢慢地走，一点也不关心身外的事，也没有惧怕哪个角落里，会突然蹿出一个歹徒。快到楼下的时候，小卖店门前的灯影里，老蒲正站着，朝她来的方向望着。万芬瞥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走自己的路，老蒲在她身后，默默地跟着。

3

早晨，老蒲和小蒲一起上班走了，万芬望着小蒲散在地上的行李，发呆。

夜里，她又没有睡好。她和老蒲的卧室，与小蒲的小屋是对门。本来，这套房子是不存在这样一个小屋的，是装修的时候，特意用木板和玻璃隔出来的。小蒲一直睡在里面，小蒲不在家这五年，是偶尔来的客人睡。天热，万芬和老蒲一向是开着门睡觉的，可小蒲也是要开着门睡觉的，他光着膀子，只穿短裤，大喇喇地躺在那里，万芬只

好关了卧室门。结果太热了，睡不着。万芬奇怪，十五年前，跟老蒲结婚的时候，两人挤在一张单人床上，照样睡得香，现在的床，虽然只有一米五宽，好歹也是双人床，她却不能忍受同床共枕了，老觉得床小，两人睡着拥挤，再一热，就更睡不着了。她知道，一向擅长睡眠的老蒲，也没睡好。

万芬感到，自己脑袋里像灌满了水泥，还没凝固。小蒲的行李，也让她的眼睛像进了沙子。她这半辈子，一直希望有自己的空间，可小时候，是和妹妹们住一间屋，挤一张床，根本伸不开腰身；上大学住的是七八个人的集体宿舍，吵吵嚷嚷的；结婚后，这个梦想彻底破碎了，现在，又回来一个抢空间的，真叫人绝望。

小蒲的小屋，去了床和一个柜子，只有一窄条儿空地了。他的大箱子躺在地上，加上打开的盖子和上学时的书包，以及临时装东西的塑料袋，散乱地摊着，地上就没有空当了。他箱子里的衣物，也乱七八糟的。万芬想收拾一下，却无从下手，觉得还是不要乱动为好。明天是双休日，父子俩都休息，再一起收拾吧，要腾出一个柜子，给小蒲装衣服。

万芬有规律的生活乱了，心乱了。她一个字也写不出。坐在书房里，她又想起《婚姻规则》这本书。她来到阳台，这里有个破旧的小柜子，放着一些杂书。她蹲下去一阵翻，到底找到了。过去，她不懂得婚姻也要什么规则。这是一个美国女人写的，她以专家的理性，为同在屋檐下维持天伦的男女们，列出了四十二条如何相处的规则，最后一条是“二次婚姻的规则”。内容不多，只有两个页码。万芬就想，这说明，二次婚姻不是婚姻的主流，不可能获得最大的关注；还说明，这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，专家也说不了太多的话。不过，有两页内容总比没有好，暂且当作一根稻草吧。

专家根据调查研究分析，三分之二的二次婚姻，都是因为孩子的原因而以失败告终。这美国专家，是一个二次婚姻成功的女人，她给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则和建议，万芬用目光梳理了一下，归纳起来就是：如果你也带来了前一次婚姻的孩子，不要强迫丈夫同你的孩子之间，建立良好的关系，让它自然发展，顺其自然好了；如果你成了他

孩子的继母，那你得小心行事才行，不要告诉丈夫，他该如何做好丈夫的角色，不要强迫自己，同他的孩子建立什么关系，也不要试图替代他们的母亲。还有，即使你们在争吵，也要把饭准备好放到饭桌上，还要同他继续做爱。如果你自己需要关照，那就去找个医疗师看看，和朋友说一说。

万芬“啪”地合上书，心里嘀咕：这是个不平等规则，如果女人真的能做到这些，那就不会有三分之二的二次婚姻失败了。实际生活中，二次婚姻的规则就是更加忍耐，多苦多委屈都要活该忍耐，因为你不想再离婚。她记起当年，她以这本书为由，给一家妇女杂志写过一篇稿，遂打开电脑，打开文件夹，找到了那篇文章。其实，她最想写的，是另一个版本的“二次婚姻的规则”，告诉男人们，不要强迫妻子与自己前妻所生的孩子，建立多好的关系，顺其自然好了；不要告诉妻子该如何做好后妈的角色，她无论怎么做，都代替不了原来的母亲；要理解妻子的心理感受，不要让她承受她不该承受的东西……可事实上，男人们根本不看这样的书，《婚姻规则》的作者，也是考虑到这一因素，才把第四十二条规则，写给了女人的吧。再说，男人大都是自私的，他们再婚的时候，大都是找初婚或者再婚不带孩子的，这本身就是一种男女婚配的不平等。在一个再婚家庭中，你能指望男人做什么呢？

万芬原以为，像美国那样开放自由的社会，大人也好，孩子也好，对再婚家庭的麻烦是不在意的，原来不是那么回事，这是人类共同的心理问题。原以为美国的男女平等问题，要比我们做得好，原来也是要女人做出努力，来维系婚姻。女人只要一味地奉献牺牲，任劳任怨地做贤妻良母，那么大家就皆大欢喜，可凭什么总是让女人奉献牺牲？就因为女人在性情上，比男人少一些自私？就因为女人以家庭为重？既然这差不多是个世界性的问题，那么改变它，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，女人能做的，还是如何把握自己。万芬在自己的文章里，对二次婚姻给出了这样的规则。

首先，尽量不嫁带孩子的男人，哪怕他很有钱，因为后妈生涯中，会有许多琐碎的难以预料的难过时刻。其次，当然，一定要嫁

的，那就嫁吧，我们总不能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草绳吧，毕竟有不少成功的范例，比如《音乐之声》里的女家庭教师，比如前面说的“二次婚姻规则”里，给出十条建议的那个成功的女人。你也许有驾驭老公和他的孩子的能力，你也许就是那个幸运者。最后，既然嫁了，发生什么，都是正常的，要练就一副绝顶超脱的本领，不要被负面的一切所左右，婚姻不管有几次，都是为了幸福。

“不要被负面的一切所左右”，空话！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写这篇文章的作者自己都没做到，看这篇文章的读者做到了吗？万芬唯一的收获，不过是百来元的稿费而已。她食指狠狠地点着鼠标，关掉电脑，把那本书扔到阳台的一堆废纸壳中，准备当作废品卖掉。

这些事做完了，分岔的心又合拢来，重新感受到满屋弥漫的悲哀。万芬在家里到处走着，像走在火舌上，身心都无处安定。她看着小蒲的小屋，看着地上那杂乱的一摊子，心里烦着，躁着，要出走的冲动依然强烈，可又说不清要去哪里。满腹的闷气，这小房子，无论如何装不下，一定要去某个地方。十几年来，很多次这样的時候，她都希望自己能跳上火车，到达什么地方孤身游荡，再给找她找得气急败坏的老蒲，发个短信，说她很好。可她一直没有这么做，经济是一个原因，理性是更重要的原因。现在，她要战胜的仍是老问题——理性。还有，年岁带来的惰性，出走的冲动，比早年弱化了，不足以让她不顾一切。

突然，万芬想起了心中一直存有的一个设想——去做钟点工。

这个想法，当然不是出于喜欢，她是想看看，别人是怎么生活的，看看陌生人是怎么对待她的。这种短时的出离，倒是很可操作，她仿佛看到一个闪着白光的洞口，能把黑暗宣泄出去。她的负面情绪，有了一个出口。她立刻行动，收拾自己。

万芬不是一个时髦的女人，但通常，她会把自己收拾得很得体。衣服没有贵的，只有对的，发型永远是直顺的中长发，披着，再加一

副眼镜，有点学院派风格。为了让自己像一个钟点工，她把头发拢在脑后，用皮套扎上了，穿上五分牛仔裤和白色短袖T恤，晃着一张素脸，出了家门。

等公交车的时候，她突然想到，戴着眼镜，不像做粗活的，便摘下来，塞进背包里。这样，万芬看到的街景倒还无碍，但每个人的脸却是模糊的。天阴沉着，天气预报说，第八号台风莫拉克要来了，她不明白，台风以前都叫小姐的名字，现在怎么叫先生的名字了？这个中小城市也免不了要受影响，说是要下中雨呢。她盼着雨快下来，太闷了。

就像你往日经常看到修鞋摊子，一旦要修鞋，却拎着鞋子茫然四顾，想不起去哪儿，万芬在等车的时候，也是想得头沉，才想起宝泉路上有个家政服务公司，只坐了十几分钟的车就到了。站在门前，万芬对它的门头可不陌生，她多次路过这里，看在眼里，都会想起自己的设想。但在进门前，她还是犹豫胆怯起来。自己竟沦落到这个地步了吗？这是一项隐秘行动，碰到熟人怎么办？相遇的人会怎么看她呢？门开着，里面的人已经望出来，已经起了疑惑，她只得一狠心，迈步进门。她告诫自己，她与别的女人，没有什么不同，那些女人出于生存的理由走进这里，而她，间接地说，也是因为要更好地生存才走进这里。女人和女人，表面上往往大相径庭，实质上都是一样的。

一位大姐接待了万芬。“你想找份什么工作？”

原来事情就是这么简单，并没有她事先设想的那些盘问。每一个来找工作的人，都有自己原有的身份，但与这大姐有什么关系呢？

“我想做钟点工，做饭洗衣打扫卫生，都行。”万芬没有想过当家教什么的，她只是想做简单的临时的事情。走近了，她才看清大姐的脸，是一张热情有耐性的脸。

大姐递给她一张登记表，要留下姓名、年龄、电话什么的，还要身份证复印件。这是万芬没想到的，她找出钱包翻找，幸好身份证就在里面。她照大姐的指点，到斜对面去复印了，回来大姐就对她说：“你今天就能上班吗？有个老太太刚来电话，要个钟点工，不用做饭，只管打扫一次卫生，你去试试？”